寄往天堂的信

——写给敬爱的杨苡老师

□ 陈 虹

多年来,你始终称我为“小友”——在书信里,在文章上,甚至在公开的场合中;而我却不敢造次,不敢称你为“大朋友”——你分明是先生,是作家,是父执,是长辈。

当年你在祭奠我父亲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真喜欢坐在他的客厅里,一坐下来就不想走,好像有许多有趣的也令人伤感的回忆……”后来我成了你家的常客,久而久之竟然有了相同的感受——我也想这样说:“我同样喜欢坐在你家的客厅里,一坐下来就不想走,听你讲细细咀嚼过的历史、深深思索过的当今……”

然而,2023年1月29日,当我再次走进你的客厅,却再也看不见你的身影;屋内堆放着花圈,令人悲痛的花圈!——你走了,在两天前的那个寂静的晚上,没给我们留下一个告别的瞬间。

书桌前边的那张高背座椅还在,每次推门进来,都会看见你笑容可掬地坐在那里等候着客人的到来。就在这间小小的排满了书橱与书柜的客厅里,我美美地享受着一次又一次难以忘怀的交谈。

那是两年前的一天,立春刚过,我有幸聆听了102岁高龄的你向我讲述的那个被你描绘成“朦胧得像罩上一层轻纱般的梦”。

你曾经在文章中告诉过读者:“我是一个好做梦的人。”巴金先生回复你:“有梦的人是幸福的。”于是你写“梦”——《梦萧珊》《梦李林》《梦回武康路》《碎梦难拾》……篇篇情深意长;于是你讲“梦”——童年、少年、青年……直至老年,有苦难,有欢乐,段段扣人心弦。

那天,你向我讲述的是与话剧结缘的“梦”——8岁登台演出,扮演圣母玛丽亚,深得校长赞许;16岁撰写剧评《评中国旅行剧团〈雷雨〉的演出》,刊登在天津的《庸报》上,足足占了小半个版面;高中时,你参演李健吾创作的剧本《母亲的梦》;大学毕业后,你在曹禺名作《日出》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当年的你,久久地痴迷于这一令人陶醉的舞台艺术。那天你对我说:“梦不是编造出来的,是编织出来的。那时候年轻的学生们都会编织梦想,编织着自己美好的未来……”

两个小时过去了,你累了,将头靠在椅背上。我默默地看着你,看着你那依然充满着梦想的双眼,看着你那依然洋溢着青春的白发。我忍不住俯下身来,在你的面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就像以往每次和你告别时一样。“有梦的人是幸福的”,这是巴金先生对你说过的话!

位于北京西路2号新村的这栋小楼,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回忆。客厅里始终悬挂着巴金先生的照片,他是你最敬爱的先生;相册里珍藏着各个时代的留影,它是你的历史足迹。对着它们,你讲述自己的梦想,自己的追求,也讲述你的闺蜜,你的朋友。

在那篇悼念我父亲的文章《你不会寂寞》中,我读到了你写下的一个遗憾:“我一直想跟他谈谈当年中国旅行剧团团长唐槐秋和他的女儿唐若青,但似乎从来没有时间把话题转到三四十年代……”父亲从事话剧运动数十载,应该说他是你最为合适的谈话对象。但他早早过世了,你的这段心结,竟让我成为了听众。

那是一个初春,乍暖还寒,房间里开着油汀。

一本稍有些破旧的老式相册平放在茶几上,一张张带着时代印痕的照片呈现在眼前。“这就是唐若青。”你指着一位稚气未脱的女孩子的倩影告诉我。

你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个故事?随着你的讲述我渐渐明白了——你曾经被她的演技深深折服:“你能想象得出么?只有17岁的她主动要求在《雷雨》中扮演年近半百的老妇人鲁侍萍!在那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她逼着自己的女儿起誓,从此不再和大少爷周萍来往。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力使她能够体会到母亲心中那种无法言说的隐痛?又是一种怎样的表现力使她能够准确地把这种隐痛展现在观众面前?”你告诉我,你亲眼看见她是如何化妆的:头发上抹了些白粉,脸庞上画出些皱纹,再后来又剪下了一小块黑纸,直接贴在了门牙上……于是乎一个豁着牙齿、枯了头发的老妇人便活生生地出现了!你感动于她的牺牲、忘我。

年龄相仿的两位少女很快成为知交,遗憾的是,没过多久便又断绝了交往。你那长长的一声叹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不敢相信,更不能相信啊!她送给我的那张照片——剪着齐耳的短发,没有任何修饰,就像是纯真朴实的中学生一样!难道刚刚有了一点名气就张狂了起来?”

当年只有16岁的你不知该如何劝说自己的闺蜜,“后来,我又给她写过好几封信,劝她好好演戏,劝她一定要忠实于自己的表演事业,可惜都没有回复……”你的痛苦写在了脸上。

我起身走过去,拥抱起你这位慈祥的老人。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你,却想起了巴金先生曾经赠与你的一段话:“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用来维持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我们必须为别人花费它们,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

我明白了你的痛苦,你的善良,也明白了你的爱,更明白了你一吐为快后的释然。

你居住的这栋老式住宅,渐渐成了我每隔一段时间必去的“家”——你的那个充满着故事的客厅,吸引着我。你来电话了:“我想你……”仅仅几个字,却让我感动不已,激动不已——我想起你曾经写下的文字:“人已老朽,往事皆如过眼云烟,云烟有的自然散去,有的却凝成一堆堆沉重的记忆埋在心底。要想重新翻腾出来说给世人听,恰似讲故事:讲故事的人很难描绘青少年时代的欢笑与哭泣,听故事的人也很难想象当时年青人的执着与追求……”我更想起你曾经说过的话:“现在我已到了碎梦难拾的年龄,如落英散落在地上,无法俯身拾起。”

我不能不去,为了当“听故事的人”,更为了帮助你“俯身拾起片片碎梦”。

那是初夏的一天,你在电话中说,“快来,快来,我连题目都想好了,这次就谈‘后台’——剧场中的后台。”

临出门时突然下起小雨,淅淅沥沥,毫无止意,我准时推开了你的房门。果然,你已穿戴齐整,笑眯眯地坐在那张高背椅上等候着我了。一切照旧:先吃糖,再喝茶,还有天津寄来的山楂糕、上海送来的桃酥饼……

那天你兴致很高,连比带划地给我讲述了从小到大你亲眼见过的各种各样的后台——有老式戏院的嘈杂的后台,有新式剧场神秘的后台,有抗战时期简陋不堪的后台,也有赫然标示着“观众止步”的后台……

1939年暑假,已是西南联大外语系二年级学生的你,和同学们一起到昆明滇池游玩,正遇上中央电影摄影场在那里拍摄《长空万里》。这是一部讲述一群爱国青年走向抗战前线,最终献身于航空战线的影片,导演是孙瑜,演员有金焰、高占非、白杨、王人美、魏鹤龄……“他们白天拍摄,晚上演出,天黑以后,剧组全班人马借用附近的一个寺院,搭起台子演起了话剧。”你告诉我,这是一个让你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后台——“那是一块露天的空地,没有化妆间、休息室,树杆上挂着几面残缺不全的镜子。演员们就坐在摇摇晃晃的凳子上,对着镜子一丝不苟地化妆。”

“他们可都是大明星啊!”你激动起来,“《十字街头》《马路天使》《渔光曲》《大路》……这些片子迷倒了多少观众,震撼了多少国人!他们无一不是当年的影帝影后,可为了抗战,为了艺术,竟然忍受着这样的艰苦,却怡然自得,坦然相对!”

“他们为什么能这般吃苦?”问话刚到嘴边,你的回答已脱口而出:“因为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明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戏剧工作者,一个抗敌战线上的文艺小兵!”那天,就在那个苍天为顶、大树为墙、月光作灯、星星作伴的“后台”,早已闻名遐迩的大明星白杨接过了你递给她的纪念册,亲笔题写下一句话:“打回老家去!”仅仅五个字,足以让你——当时年仅20岁的大学生明白了一切。

记忆在不断地闪现,那间客厅——再熟悉不过的客厅,像往常一样在静静地等待:等待着它的主人,也等待着主人邀请来的客人。但是它却再也等不来了——那张高背座椅上从此没有了你的身影,对面的沙发上从此没有了爱戴你的众多朋友。没有身影的房间是那么空旷,没有声音的院落是那么寂寥。

作为你的“小友”,我默默地朝着这间客厅鞠躬,再鞠躬;我流泪了,为了数年来的交往,为了你孜孜不倦的讲述,更为了你赠与我的这一称呼——我珍惜,我喜欢,我受之有愧,但我决不玷污!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剧作家陈白尘之女)

肖兔的人

□ 陶 青

说起兔子,在我们这辈农家子弟的感觉里,无疑是最熟悉最亲切的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江南农村中,几乎家家都养兔子,养兔子不是当宠物玩,而是贴补家用。家庭副业的内容,一是猪,再就是兔子。

养猪是大人的事情,一年出栏两头;饲弄兔子则是孩子们的任务,卖了以后交学费,再买点铅笔和本子。兔子是食草动物,于是每天放学后,我们就手拿镰刀、身背竹篮,到田间地头割取鲜嫩的青草,回家喂给大白兔和灰兔子吃。兔子长到三个月左右,膘肥体壮了,就拿到镇上的收购站卖掉,换几元钱回来。我小时候也养过兔子,一次把兔子卖掉后,得了3元多钱,揣进兜里,在集市上东游西荡,一不留神,竟弄丢了。到家后,母亲给我出了一道题目:一斤大米一毛四分钱,算算看,今天你丢掉了多少斤大米?

兔子的故乡在欧洲,最晚在先秦时期,我国出现了兔子的踪迹,商周墓葬中的青铜兔尊,还有汉墓里出土的玉兔等,无不形神兼备、栩栩如在眼前。兔子天生胆小,奔跑起来却迅捷如电,传说它在参加生肖排名活动时,速度快过了游龙,故位列第四。关于兔子,有两则寓言故事最为著名,也就是“龟兔赛跑”和“守株待兔”。我从小学习蛮好,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不免有些得意,父亲便给我讲兔子与乌龟赛跑的故事,教育我要谦虚谨慎。

我还知道一则关于兔的传说。据说某一年,北方闹起了瘟病,百姓呼天抢地,玉兔见状心如刀绞,便幻身少女来到人间,挨门逐户为百姓送药治病,把苦难百姓拯救出了死亡的边缘。百姓得救了,玉兔却因触犯天条,被罚永久在月宫里捣药、不得歇息。百姓感怀玉兔的恩德,用五色泥土抟了玉兔的形象,唤作“兔儿爷”,请进家门,诚意祀拜。“兔儿爷”大者三尺、小者寸许,左手托臼、右手执杵,身披金盔银甲,头插野雉翎毛——只插一根——胯下或狮或虎、或孔雀、或仙鹤,面白如瓷、神态安详。旧时每逢中秋,北京的街巷里弄之间,到处都活跃着“兔儿爷”的身影,即令到了今天,皇城根下还流传着这么一句歇后语,叫作,“兔儿爷”的翎子——独挑。

聊聊属兔的名人吧。

爱新觉罗·弘历,清代第六位皇帝,庙号高宗,俗称乾隆爷,辛卯年生人,标准的皇家兔子,别的不说,京剧的诞生要归功在他的名下。1790年,乾隆八十大寿,四大徽班陆续进京庆贺,随即留在北京,经过与其他剧种近百年的交汇熔铸,国粹京剧应运而生。

京剧是由徽戏萌芽的,徽州不仅催生了京剧,也孕育了胡适这样的文化巨人。胡适出生在1891年,也是辛卯年,属兔;同一年,与徽州数百公里之遥的江阴也降生了一只“兔子”,他叫刘半农。在这之前,1867年和1879年,浙江绍兴、安徽安庆已诞生了两只“兔子”,一叫蔡元培,另一只就是陈独秀。四只“兔子”目光如炬、信念似铁,他们怀揣别样的目标和使命,各自从心灵的家园出发,或东渡扶桑、或命驾欧美,最终,他们说着徽调、操着吴音,在汹涌的时代大潮中,相会在北大的红楼,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的大幕。胡适曾经戏言,他说,一场新文化运动,就是由几只“兔子”闹腾起来的。

我也属兔,在我们单位内,属兔子的男女同事有很多,因为我们都是三年特殊时期后的产物——肚子吃饱了,生育高峰就来了。1975年,又是一个兔年,这年早春,邓小平全面主持国务院及中央工作,教育领域开始整顿。1978年,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恢复向江阴农村招考,这是“文革”后南菁首次面向农村招收寄宿生,我们青阳镇最终录用了5名,我是其中一名。假如没有乙卯年的时代机遇,我想,我们这辈人的命运就不会有改变的这一天。

大年初一,威风凛凛的老虎一声长啸,走下工作岗位,温顺可爱的兔子双目炯炯,开始它春夏秋冬一整年的工作。很快就是正月十四,癸卯立春。到了那天,律回春渐、新元肇启。

亲手做盏兔子灯

□ 钱新明

我自己属兔,对兔这个生肖便带着本能的亲切,少年时自己扎兔子灯的趣事也经常回味。

花灯的种类中,兔子灯是个“长线产品”,每年上灯时节,市面上都有卖的。兔这个生肖也比较温和,是个大家都愿团结的对象。那年正月上灯前夕,我看到周围的孩子们都由家长们准备了花灯,心里痒痒的,想着自己弄个灯玩玩。复杂的玩不来,做只西瓜灯简单,找几个废篾藤圈拼扎一下就行。我去父亲单位央求仓库保管员,把那些包装上拆下来的准备烧火的篾藤圈给我几个。

回来后,我把篾藤圈一个个拆开,就着炭炉轻轻地烘熏,软了,扎成小环圈,然后用两只环圈一扎,便成了西瓜灯的架子了。接着,找出旧报纸把四个面糊上,每面写上了个“钱”字,也就是我的姓氏。晚上,我点上了蜡烛,提着西瓜灯去巷子里溜了一趟。

这灯其实不好看,有点歪,报纸糊的,没有兔子灯白纸糊的通透,远远望去,有些浑黄,倒也特别。

“你自己做的?”小孩子们很羡慕。

“是!你有篾子,我给你做,也写上你的姓字。”

第二天,两个小同学带着篾藤来找我,各做一只“陈”灯、“周”灯。他们的篾藤是从店里买来的,新的,明显削修过,软软的,很容易成型。我心里暗暗高兴,我可以利用剩下的篾藤做一盏大的兔子灯。

把同学的西瓜灯做完,离十三上灯只有一天了,我得加紧时间。我悄悄去了灯市,佯装选灯,仔细地把兔子灯的结构看了又看:头是两个圆圈扎的,身子是弧圆的,两只耳朵和尾巴扁圆的,眼睛是红纸里涂了圆眼珠贴上去的。

我先把六个圆圈、两个弧圆、三个扁圆的篾藤剪整齐了,用线扎紧,然后组装。装好架子,才想到去哪儿找纸糊呢?去居委会找张白纸,我经常帮他们写标语,与主任老头熟。没有浆糊也就用米饭粒粘,大白兔灯糊好了。我再剪下一小块春联上的红纸,用作点睛。乘着傍晚,从居委会露天墙报上揭下“欢度春节”金字上一小块纸头,剪作兔的胡须。兔子灯脚下的四个轮子是个问题,这怎找呢?家里引炭炉子的小木棍可以锯开做轮子。

为锯这四个轮子,着实费了时间。我带着小木棍找到父亲单位的木匠,那人其实那会儿没活,就是不想搭理我。借锯?不借!请您锯下?等会儿。我心里着急,只得讨好地帮他去打茶水,还打扫木屑。直到他要下班了,才让我自己按着木棍,他只“呼啦呼啦”几锯下去,四个大小匀称的轮子有了。

想起来,扎兔灯的手艺活不太讨巧,比西瓜灯缠时间。那兔灯结构看似简洁,大圈套小圈的,拼搭不顺手。我是心里估摸着先做了兔灯头,临组装了,这头太大,失衡了,装在兔灯身上是歪的。拆开篾藤圈,想想,就着兔灯身子拼凑。先把两圈扎在两前侧,左看右看,对称了,把两圈联一块扎紧,有了兔子头型。看看兔子全身太白,用颜料涂了些大大小小的彩点儿。由于对篾藤活没经验,没想到戴上手套做活,临了,手上有些疼,扎了不少篾刺。

上灯那天晚上,小城里路灯特意没亮,让花灯们来照亮夜空。我拉着自制的兔子灯,行走在玩灯的队伍里有点得意。回头一望,后面也跟着一串小兔子灯,都是买的灯市上的,有点小。

头牌刀鱼

□ 崔益稳

世纪之初,靖江从京城捧回两块金光灿灿的招牌:中国江鲜菜之乡、中国河豚之乡。

中国烹饪协会有勇气发,靖江人有底气拿,皆因靖江端上的江鲜大餐无争议地令食坛服帖,让对手服气。这其中立下头等大功的,当数头牌刀鱼。据称一桌由15斤新鲜刀鱼精制而成的刀鱼宴,赤橙黄赭,蒸煎炖炸,鲜香甜酸,放倒了评委们的味蕾。

刀鱼有三奇:传奇、稀奇与神奇。

传奇。刀鱼的形状像什么刀呢?我观察思考了二十多年恍然大悟:像极了苏中平原杀羊匠专用的剔骨刀,比匕首长、比勾刀短,匀称而精巧,一串串刀鱼于料峭的春风中提在手上,硬邦邦锃亮如银,活脱脱玉雕艺术品般惊艳。

刀鱼的生活习性也奇,只在江流最洁净的漩涡、水草间产卵孵化,容不得一丝杂质污染。刀鱼的脾气更是奇上加奇,因爱惜自己的鳞片和美胴,性情暴烈,遇到逆流中的障碍物从不退缩,非拼个鱼死网破不可。刀鱼出水两小时不保鲜,鱼体就会开始腐烂,所以古时江边人家晒着风干或腌咸刀鱼的油滴滴场景,无不让路人垂涎欲滴。

稀奇。“还有江南风物否,桃花流水鳜鱼肥”,鳜鱼即刀鱼雅称。由于狂捕滥捞和环境污染,满江刀鱼几近绝迹。1974年上映的纪录片《江苏处处春》介绍,靖江当年刀鱼产量创逾十万斤的新高。而到了长江禁捕前的2019年,渔民十网九网空已成常态,靖江刀鱼年产量骤降至区区不足千斤。物以稀为贵啊,2019年前后,一盆应时刀鱼卖出万元天价。

还有神奇。刀鱼的故乡在大海,每年冬末春初洄游长江繁殖。民间说词“刀不过清明,鲥不过端午”,靖江段江面呈扇形铺开,最大限度拥刀鱼入怀,时间与空间的机缘巧合,使刀鱼在此发生了神奇的裂变。大批刀鱼洄游至靖江江域时正值清明节前后,体内咸淡转换恰到好处,性腺发育成熟,体态丰腴,芒刺绵柔,正是肉质最嫩最鲜美得不可言状之时。

刀鱼最好吃的一块肉是嵌于鼻尖的小坨坨,鲜美到令外行匪夷所思。

前辈们总结烹鱼秘笈,“能使鲜肥进出,不失天真”。对于刀鱼这样的鱼中极品,为免暴殄天物,古今一致推崇不失原形原色原味的清蒸刀鱼,实在要加佐料,也就一二丝笋尖、葱蒜提升个色相而已。

古法清蒸。刀鱼全身鳞光闪闪,晶莹剔透,皮肉之间的脂肪层乃聚鲜藏腴之处,遂加工时一律不刮鳞、不剖腹。特制小筷子从腮部精巧插入,完全凭感觉夹住内脏巧妙绞出,稳、准、狠,啪叽一声干净利落,皮肉内外不损毫厘。

芙蓉刀鱼。斩头去尾,除刺、皮、鳍,将剁成茸的鱼肉拼为刀鱼形状,再装上此头、尾、鳍。往往十几条刀鱼的肉量才能拼成一条芙蓉刀鱼,其细腻与娇艳程度胜过出水芙蓉。

人工养殖刀鱼几经风云变幻。面对大棚波光中游动的小精灵,我的一个疑惑从未打开过:他们使用的鱼苗仍然由采集于江流的自然鱼卵孕育而成,若有一天,长江鱼卵绝迹了呢?这一核心要素无法破解,一切都是无本之木。

从生命科学角度讲,我相信人工刀鱼的品质可以接近天然。而从人文角度看,我有点不信热爱刀鱼的人们能在此“人定胜天”。世世代代刀鱼的心目中,长江何尝不是它们的母亲河。缺少了日月星辰、水土流波、浮游物质的原生态气场,怎么可能完全复制出这种纯天然极品尤物?对于马洲人来说,如果头牌都改弦易辙了,他们还如何在神州餐桌上两眼放光、眉飞色舞呢?

走亲戚

□ 张大勇

里下河盐阜一带有句俗语:亲戚越走越亲。亲戚怎么走法?正月初二,是女儿回娘家、外孙看外公外婆的节日;初三,是侄子看姑母、外甥看舅舅的节日;初四,新婚夫妻要去女方娘家拜大年;初五是小年,本村族里亲戚欢聚;初六,多是人家举办婚礼的好日子;初七初八,“七不出八不归”,在外者是“归不得”,守家者是“出不了”;初九初十“往家飞”,那是所有在外走亲访友的都要回归暖巢。初十至十四,多是宴请长辈、亲友、邻里的时段,民间称作“请春酒”。不过正月十五,这年就没有过完。

走亲戚的无不喜气洋洋、只怨路远水长。到了亲戚家,如果带上孩子的,长辈照例要给压岁钱。那时,没有红包外壳,是早就准备好的几张毛票,讲究的人家,用做春联窗花裁下的一角红纸包上,外扎红头绳;一般人家,都是兴冲冲回到内屋,到箱底摸出准备的压岁钱;也有的老人是当面从口袋里掏出还带有体温的毛票——小孩再多,人人有份。彼时,没有发达的通信,但来了亲戚,给压岁钱从不拉胯掉链子,家家有备无患,可见当时亲戚的用心用情。

领受长辈的压岁钱时,父母总会提醒一句,或者灵光的小家伙会自道一句,“给您把头磕上!”声出身随,欲下跪行大礼,长辈总是抢上前一步,拉将起来,喜笑颜开:“心到就行,心到就行!”

去往娘家舅家等亲戚家都要带礼物,这叫“年礼”。年礼数量、质量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翻新。我这个“六五后”,加入走亲戚行列且有清晰的记忆,已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了,一般亲戚多带上大糕馃子、白糖烟酒。烟酒是奢侈品,要根据各户的能力而定。当年是计划供应,有的大方爽气的户家,也会把自己仅有的烟酒放到“年礼”篮子里的。大糕一定是“阜宁大糕”,这是盐阜一带的名品,据说乾隆下江南行至淮安府歇息时,所用的主点心就是阜宁大糕。皇上食后龙颜大悦,赐“玉带糕”。民间有一句尽人皆知的祝福语:“阜宁大糕,祝你步步登高!”

亲戚带来了“年礼”,主家是要回礼的。被走的亲戚“回礼”,基本就是收一半、回一半,哪怕你只带来两条大糕、两包馃子,主家也要回上一条大糕、一包馃子。过去这里传说一则笑话,说傻女婿上门,只带上一条大糕、一包馃子,岳父母大人脸都气绿了。这是揶揄人的笑事,真正在民间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再穷的人家也有情商和礼路,“年礼”的“好事成双”,父老乡亲都是透熟谙知的。

过去走亲戚中也有辛酸的往事。过年没有新衣服新鞋帽的人家,是要向条件好的邻居借衣服的。邻居之间“借来借往”都十分豪爽,不藏不掖。小时候,我最喜欢走亲戚,亲戚家里箱角藏的,屋梁上挂的,木桶里养的,布袋里灌的,大瓢里码的,条台上摆的,倾其所有拿给我,且都是家中的最好吃物。有时到亲戚家时候尚早,亲戚会用一碗“泡馃子茶”“泡糕伴糖”或“煮汤圆”招待,谓之“打打尖”,也叫“接饷”,其实是给一路鞍马劳顿的亲戚胃袋设个奔往午餐的“中转站”。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走亲戚的风俗在盐阜一带渐渐式微,令人时常回忆、时有感慨。好在,每每春节期间,考虑到一年间亲戚难得一聚、时间金贵,农村的婚礼、寿事都提到春节假期里操办,四面八方的亲戚围绕一个主题,欢聚一起,调浓亲情,也不枉是“走亲戚”的现代版和改编剧种了。

新潮